



## 雪中觅食

□ 王贵宏

几场雪过后，小兴安岭的山岭、河流、森林，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。在这漫长的冬季，对于冬眠的动物来说，它们一觉醒来，便是温暖的春，而有些动物，譬如松鼠却要冒着酷寒，为生而奋战。

松鼠是森林里的精灵，擅长在树上行走跳跃，其他季节自然不怎么为食物发愁。但到了冬天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若是不收山，当它们储存的食物告罄时，日子便会极其艰难。在茫茫的雪原觅食，不仅会在雪地上留下清晰的足迹，而且在白雪的映衬下，一身灰黑的松鼠又特别显眼，这无疑增加了许多危险。

松鼠的天敌同样饥肠辘辘，森林里的鹰、猞猁、狐狸、貂等都随时可将它们当做一顿美餐。事实上，松鼠被天

忙了一周，周末终于可以放松了。下班时，老板突然打来电话，告诉我一个项目出了问题，需要我把一份文件重新整理一下。

接收完文件后，我几乎要崩溃了。那份文件足足几十页，重新捋一遍就需要一天时间，再做一些修改和调整，整个周末都得搭进去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好心情立刻被烦躁取代。原本打算回家后好好做一顿饭，吃完后洗个澡，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追剧，这么一来，啥心情都没有了。回家就瘫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团糟，情绪无比低落。

第二天一早，朋友打电话叫我去爬山。“爬什么山呀，我都快烦死了。”我忍不住抱怨起来。听了我的讲述，朋友说：“文件你整理完了吗？”“我烦都烦死了，一眼也懒得看。”我回答。朋友笑起来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把一天浪费在烦躁里？你就是再烦躁一天，文件也没人替你整理呀。还不如赶快行动起来，把文件整理完，咱一起去爬山。”

尽管很不情愿，但我承认朋友说得有道理，于是硬着头皮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文件。当我真正投入去做的时候，发现事情其实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复杂，毕竟整体的大框架没问题，需要做的只是一些细节上的调整，很简



## 烟火暖

□ 颜克存

平日里，我和妻子在不同的地方上班，各自都是清晨出门，晚上回家，都已习惯了一日三餐在外面吃饭。家里的厨房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，其他的时间都是冷冷清清，一周七天的日子，只有两天的时间有烟火气。

前段时间，岳母来我们家小住，刚来的那几日，我和妻子也如往常一样，每天都把早餐叫上一起下馆子。可时间不长，岳母就有些受不了了，任凭我们怎么喊她都不去。岳母说外面的饭菜吃一顿两顿可以，不适合天天吃，长期吃不仅会腻，而且对身体不好。

执拗不过岳母，我和妻子只好买了一些菜回家，准备自己在家开火做饭。可每天天还没有亮，我和妻子还都在梦里，岳母就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子，等我们睁眼起床的时候，岳母早就把早餐做好了，还把它们端上了餐桌，就等我们吃了。想着岳母来家里是客，作为儿女，我们不仅没有给她老人家端茶递水，反倒让她每天做饭伺候我们，我和妻子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又决定由妻子出面去做岳母的思想工作，还是请她不要太辛苦

敌吃掉的概率并不是很高。为了安全，松鼠们处处小心谨慎，有的将窝建在又高又粗枝稠叶密的鱼鳞松或臭松顶端，有的选择在枯死的空心树窟窿里安家。柞树林子雪下面的橡子吸引了野猪，也诱惑松鼠常常光顾。可树掉净叶子后，林子变得有些空旷，寻找食物时，容易遭遇天敌追捕。当机灵的松鼠发现危险后，便会飞快地钻入树窟窿内躲避。

有时发现树洞外面有动静，松鼠便长时间忍饥不出，实在饥饿难耐，才会选择刮风或下雪的晨昏时觅食。它小心地跳到地面，边高度警惕地环顾四周，边用嗅觉灵敏的鼻子抓紧寻找雪下埋着的食物，吃点东西后立刻回窝。有的松鼠在雪地里没有找到果腹的食物，会爬上高大如伞的臭松顶端，摘吃树冠上只有大米粒般大的芽苞，这往往需要不少工夫。虽然臭松枝头的芽苞不仅黏稠还略有些苦涩的松脂味，简直和馨香的松子榛子没法比，可在食物极其短缺的处境中，有吃的总比饿肚子强，所以，饥不择食，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救。

山丁子树上的小小的浆果，被寒风撕扯得早已所剩无几，剩下些显眼的红褐色干硬的浆果挂在枝头，又被山喜鹊和腊子鸟多次洗劫，已经所剩无几。但聪明的松鼠清楚，树底下的草窠里树叶中还有不少秋天坠落的果实，虽然埋在厚厚的雪下，但它能钻入雪里，用灵巧的爪子扒出来。在冰天雪地漫长的冬季，只有具备顽强生存本领的动物才能活到春暖花开。

## 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麻烦

□ 乔凯凯

单，也不耽误事儿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我整理完了那份原本以为两天时间都弄不完的文件。

朋友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：“怎么样，弄完了没？一起吃饭去？”“等我，不见不散。”我放下电话，开心地收拾东西准备出门。虽然用掉了半天时间，但我还有一天半的时间享受周末呢！

其实，困扰人们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对事情的恐惧和焦虑。当我们面对一些看起来棘手的问题时，不妨先把情绪抛开，只看问题本身。这时，你会发现，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麻烦，一步一步着手去做，所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解决了问题之后，你仍来得及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。

了，直接在外面吃饭算了，既方便又省事。

当妻子再次提出要去外面吃饭时，岳母一听就不高兴了，直接问我们是不是吃不习惯她做的饭，或是她做的饭没有外面餐馆做的好吃，还问我们是不是嫌弃她这个老太婆碍事，想要撵她走。说实话，每天吃岳母做的饭菜，我和妻子的食欲增加了不少，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聊家常，屋里顿时感觉比平时温暖了许多。面对岳母的质问，我和妻子只好彻底打消了外出就餐的念头，还非常诚恳地向岳母解释了一番。

在听了我和妻子的耐心解释之后，岳母安心的留了下来，也承包了我们一家人的做饭任务。在餐桌上，岳母告诉我们，过日子要有烟火气，不能一连几天都不踏进厨房半步，还说厨房是家里最聚人气的地方，厨房有烟火，家庭才温暖。同时岳母也给我和妻子讲了待客之道，告诉我们不能家里一来客就在外面吃，这样会给客人留下一种不受重视的感觉，给客人一个主人家不愿留人的错觉。在岳母的生活经里，我和妻子是感触颇深，也平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过日子。

日子有烟火，家庭有温暖。有岳母在的日子里，我和妻子是每天都吃的香，睡的香，心情也好，工作起来也有劲，第一次觉得日子是美好的，而且未来可期。

岳母回乡下之后，我和妻子每天就早一点起床，早一点回家，买菜，做饭，让曾经冷冷清清的厨房有了烟火气，真的把“日子”过成了日子，温暖而且幸福。

## 小镇随记

□ 马超和



我的家乡在一个小镇上，八九个村子散布在其间。小镇是真的小啊，即便是在最热闹的时期，小镇总人口满打满算也就一万。

小镇虽然有个古朴的名字——蔡旗，但却称不上古镇。这里没有遗存气势恢宏的古代建筑，也没有流传太多曲折离奇的历史掌故。这样的小镇在中华大地上数不胜数，在外人看来，一点都不吸睛，但在小镇生活的人眼里，小镇却有着别样的意义，“谁不说咱家乡好”，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。

十多年前，我在镇上工作。农业收入是乡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。那时节，最显眼的是一栋二层小楼，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。店铺零零散散，一个加油站，三个农资经销点，两个手机店，两个菜店，六个商店，三个理发店，三个摩托车修理铺子，四个小饭馆，两个面皮摊儿。此为三县交界之地，临近有几个规模大、人气旺的镇子，货品丰富，所以，乡人如需采办什么，但凡时间允许，都去了那里。我隔三五或采购生活用品，或购买蔬菜水果，或维修那辆老旧的摩托车，故而跟他们相互认识，经常听到他们有感于生意不易的喟叹。

光阴流逝，镇区已不是当年模样。主街南北走向，约摸三四百米长。街道很宽，两边是小二层建筑，都用作商铺。街角摆放着一副象棋，一些居住在附近的老人是那里的常客。过路的，如果没有紧急的事儿，就将电动车停在路边，跑过去凑凑热闹。顾客稀少时，临近店铺的经营者也会加入战团。

很久以来，小镇都是远近闻名的出厨子的地儿，很多人家的手艺都是父传子承，凭借厨艺立命安身。那些没有奔到城市发展的，就近谋个营生，首选的便是在集镇上开个饭馆。这里的每一家小店都有自己的特色，都有自己的拿手菜。我最喜欢吃这里的鸡肉垫饼子。白吉饼切作三角状小块，用油炸一下，捞出沥干，待到鸡肉熟了，将炸好的饼块放进去，饼块儿充分吸纳了汤汁，很好吃。到了小镇周边，无论是因公，还是因私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我宁可多忍耐会儿肚腹的抗议、多走几步路，也要到小镇上吃饭。每次去，我都要叮嘱店家：鸡肉嘛，可以适当少放些，饼子嘛，尽可能多点。片刻，菜品端上桌，大家都瞄准了饼块。一番饕餮，鸡肉块或许会剩下，但饼块绝对没有剩余。

紧邻镇区的村子种植韭黄，因为品相不错、香味独特，且形成了一定规模，从而打出了品牌。茎如白玉、叶似黄金的非黄是馈赠亲友的首选。韭黄炒鸡蛋的鸡蛋，则是名副其实的土鸡蛋，韭黄也是绿色无公害的，两相碰撞，家乡味儿爆棚。对于食物，很多时候，眼睛或许会被表象迷惑，但味蕾定然会做出绝对正确的选择。

镇区距离石羊河河道不足一公里。刮东风时，仿佛能感受到浓重的水汽。

小镇上的人，即便不是亲戚，也有丝丝缕缕的联系。相熟的人在街道上不期而遇。忙时，握手，寒暄几句离去；如果没啥紧要事儿，就站在街角说上半天话。我不用凑上前去也知道他们谈话的大概内容：互致问候之后，首要的话题是儿女的就业(业)情况，其次是地里的收成。我并非能掐会算，只是因为我曾生活在他们中间，我了解他们的心思。

岁月更替间，小镇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新陈代谢，我不能与它朝夕相对，不能将它的点滴变化尽收于眼底。我怀恋的是它在我记忆中的模样。

## 喜欢雪的N种理由

岁月的大寂静终会填平沟沟整整，覆盖形形色色

此刻，人间只存真善美，只存纯洁与真诚漫天的蝴蝶，在冬天，以白色的形式呈现以六角星形的精灵和世界对话堆雪人，打雪仗。让童真童趣在笑声中延续作为水的形式，润润干渴的土地。有人雪中受难，终会有人雪中送炭因为，雪，白；雪，白……

(冯旭文)

## 冬日

树枝上有个鸟巢  
巢穴虽小，却也精致  
晴朗冬日，这颗没有叶子的树  
孤独地站在大地之上  
我抬头望见鸟巢  
感觉温暖，想起我的老家  
周围突然很静  
没有听见人们说话  
原来只是我的沉默  
我摸着树干，像摸着父母的额头  
我望着鸟巢，像望着故乡的老屋  
冬风凌冽  
心有伤感，我却必须坚强  
因为我爱这个红尘滚滚的人世  
疼是生活的真相  
而生活的背后  
如同这个鸟巢，是一滴泪一滴汗  
不知用了多久才建造而成

(仕零)

## 方言

其实，我早已忘记了  
而进了柴门，一声狗叫，一抹鸡啼  
一只花猫的喵喵声，唤起了我  
我试着跟练了几次  
就异口同声了。

(胡志松)

## 雪落有痕

炉火正旺，茶水正浓  
一些旧事，总会扶着雪行而至

雪再大，终究是覆盖，不是埋葬  
这些旧人旧事啊，总是在时光的路上堵着  
让你苍老，更给你青春

此刻，适合煮酒，微醺时泼墨挥毫  
此刻，你并不孤独  
风雪中的赶路人，从不会被隔在远方  
循着浅雪轻盖的路径，知己或红颜  
都会踏着暮色归来

(李金良)

## 人在归途

背一袋意象，提一卷铺盖  
不管有没有礼物可以带回去  
余下的，就交给日落  
买一张车票，洗三个苹果  
不管有没有座位可以安然入睡  
余下的，就交给火车

听一首歌曲，看一段风景  
不管有没有耳朵可以有幸赏析  
余下的，就交给旅途

抱一抱黑夜，尝一尝泪水  
不管有没有亲人，在站台等候  
我的“晚风深可没膝”  
指向北方——

进入元旦以后，我的怪癖就出来了  
具体表现为  
提到家的时候，就收拾行李  
说起故乡，就双腿  
直立行走

(陈赫)

## 我们也放寒假啦

阳光下  
野兔妈妈眯着眼睛  
寻找几个月大的小白兔  
不远处，忽然翻滚过来  
一个小雪球  
她大声惊叫  
孩子！当心北面的山崖

噢！小鸟在树枝上  
身子摇晃，打着趔趄  
慢慢就稳住心神  
微微张开的翅膀  
像飞扬的斗篷  
多么神气！来个空翻  
来个冲刺  
树枝成了小鸟的  
滑雪道

高大的松树上  
起得挺早的小松鼠  
神气活现，悠闲散步  
它的小窝下面  
就是黑熊的大别墅  
小松鼠嘟嘟囔囔  
让大黑熊快快起床  
大黑熊却在酣睡  
原来它开始冬眠  
——我们也放寒假啦

(舟自横)



## 冬野

□ 路来森

猫头鹰的果腹之物。

野兔，总是有的。但在田地里，你能看到的野兔，总是处在奔跑状态的，像一溜烟，一溜灰黄色的烟……跑远了，也许就会停下来，回回头，或者，与你对视一阵。野兔，其实是极其聪明的，它知道，它已脱离了危险。

野鸡，在田地里刨食，刨食那些落下的粮食，浅土里的块根，或者泥土中冬眠的虫类。野鸡刨食的时候，会不断昂起头，四处观望，不是在看风景，而是保持一种警惕状态。一旦有人走近，野鸡就会霍然飞起。野鸡飞不高，总是贴着地面，飞一阵就落下了。母野鸡是黑褐色(或者黎灰色)的，毫无美感可言；公野鸡则不同，毛色蓝绿相间，有金属光泽，极其鲜艳，飞起来，如一片彩云，一片贴近地面的彩云，美丽极了，也动感极了。

这就给冬日的荒凉，平添一份色彩的生动，顿生一份愕然的惊艳。

北方的树，大概除却松树、冬青外，很少有四季常青的，所以，冬日，北方的山，也荒凉，也干枯。

木叶凋零，只剩下光秃的树枝。一根根，一条条，纵横交错，或者直刺天空。纵横交错的，把时间和空间，画成一个个网格；直刺天空的，使天空愈加远离，愈加高远。站立山顶，举首望天，生硬如岩石，冷却成结实的一块。山上，依然布满荒草，荒草稀疏，干枯如铁丝，风过处，唰唰生响，那响声也生硬，感觉冬寒，在每一株草的草尖上肆虐，跳着僵尸的舞蹈。山石峻峭，石凉，石硬，石生寒。石，是山之骨，枯草，秃枝的冬山上，作为骨的石，就越加瘦硬，越加彰显出一份荒寒之象。

不过，我还是喜欢攀爬这样的荒山，还是喜欢登临如此荒寒的山之巅。它荒寒了，但它空旷了；它瘦枯了，但登

高而望，它更给人一种天高地远的辽阔感，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豁达感。

走近一条河流，水浅了，河瘦了。

河岸，荒草堆积，岸边的柳树、杨树，俱已凋零。落叶掉进流水中，生成一块块腐朽的斑痕。一些麦穗鱼，在斑痕的缝隙间游逸，每一条游逸的鱼，都是水中绽放的一朵花儿。深水处，依然有一些水草绿着，绿的水草，是河的生肌。河流拐弯处，是一块块的荷塘，残荷满塘，暗黑的梗叶，凌乱一地，有一种枯残之美。但我们知道，它却隐藏着一种生命的密码：否极泰来，枯极新生。

冬野荒凉，但生机，也就隐藏于荒凉之中——冬去春来，田头的那株桃花就开了。

冬野，在北方，一派荒凉。

大片的土地，光秃着，裸露着，板结的土块，生硬地对着苍穹，地面上，只有一些枯草，和裸露的庄稼秸秆儿。秸秆上附着的残叶，在寒风中瑟瑟地抖着，发出尖锐的鸣响。风起处，飞蓬旋转，滚动，带着一份仓皇的意味。

田头，有几块石头，坐上去，生硬，冰凉，人骨的寒。

没有虫鸣，但生命的迹象，依然存在。

偶或，一大群麻雀，骤然降落地面，在地面上，寻寻觅觅，远望，似一粒粒逗点，近观，则麻雀啄食处，草屑飞溅，微尘浮漾。有人走近，或者受到外部事物的惊扰，麻雀们就会哗然飞起，像一片云，逸出人的视野。一只田鼠，爬出了它黑暗的洞穴，在田地上逡巡，鼻息嗅嗅，脚步飘零，小耳朵，不时竖起，豆样的小眼睛，窥视四方，做出一副随时逃跑的样子。是的，必得随时逃跑，否则，它就有可能丧身于鹰爪下；若然在晚间，它也许就会成为一只